

萌芽
书系

萌芽编辑部选编

校园卷

新概念 作文大奖赛 特色作文选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优秀出版社
NATIONALLY EXCELLENT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萌芽编辑部选编

新概念

作文大奖赛特色作文选

XINGAINIAN
ZUOWEN
DA JIANG SAI
TESE ZUOWEN
XUAN

校园卷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萌芽书系”总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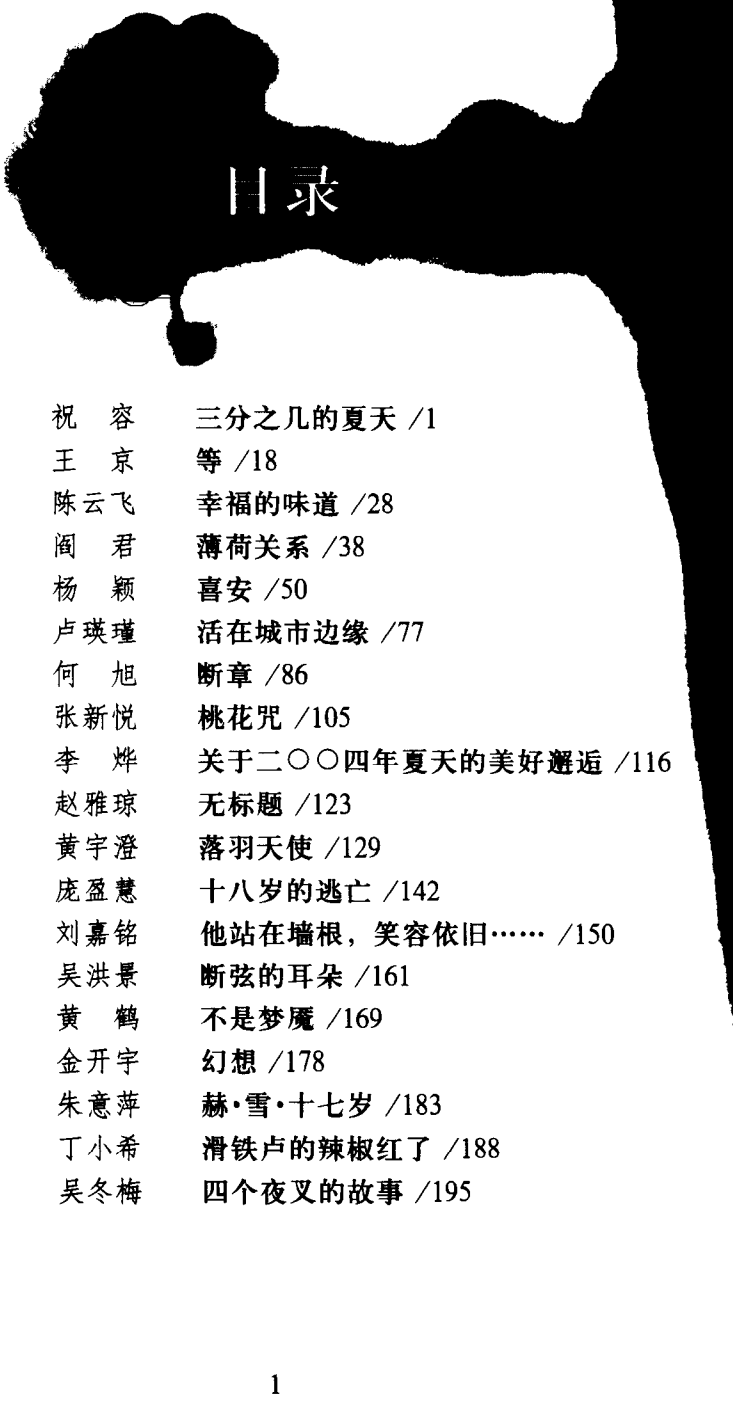
萌芽杂志社主编 赵长天

《萌芽》杂志创刊四十八年了，培养青年作家始终是这本杂志的宗旨之一。二十年前，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外延形象》就是作为“萌芽丛书”之一种，由萌芽编辑部编辑、重庆出版社出版的。那是在哈华同志当主编的时候。后来曹阳继任主编，依然曹随萧规，继续编辑“萌芽丛书”。出书，是青年作者继发表单篇作品之后在创作上的又一个新台阶，对青年作者的成长至关重要。但是后来，由于社会发生了变化，出版业进一步市场化，编辑出版“萌芽丛书”也就被迫中断了。

近年来，《萌芽》杂志终于走出低谷，重新恢复了在大中学生中的权威地位，成为一个知名的文学品牌。新作者只要在《萌芽》连续发表作品，或者获得“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就会立刻崭露头角，受到年轻读者的欢迎，也会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为了让一些确有才华的年轻人更集中、更全面地展示他们的文学成果，也为了让年轻的读者们读到更好的他们喜欢的书，我们决定恢复过去的传统，为年轻作者编辑出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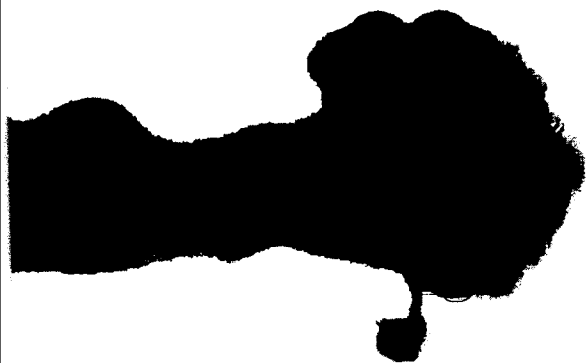
前两年，我们已经陆续编辑出版了十几本书。从今年开始，

我们加大了书籍编辑的力量，并将除了《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之外的书籍一并纳入“萌芽书系”。“萌芽书系”将大体包括三种类型的图书：一是优秀作品的合集，包括《萌芽》精选本；二是作者个人作品集；三是长篇小说和长篇纪实。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好中选优，兼容并蓄，鼓励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我们会精心做好选题和编辑工作，并选择优秀出版社作为合作伙伴。我们会珍惜自己的品牌。希望青年朋友们喜欢“萌芽书系”，也欢迎你们提出宝贵意见。



目录

祝 容	三分之几的夏天 /1
王 京	等 /18
陈云飞	幸福的味道 /28
阎 君	薄荷关系 /38
杨 颖	喜安 /50
卢瑛瑾	活在城市边缘 /77
何 旭	断章 /86
张新悦	桃花咒 /105
李 烨	关于二〇〇四年夏天的美好邂逅 /116
赵雅琼	无标题 /123
黄宇澄	落羽天使 /129
庞盈慧	十八岁的逃亡 /142
刘嘉铭	他站在墙根，笑容依旧…… /150
吴洪景	断弦的耳朵 /161
黄 鹤	不是梦魇 /169
金开宇	幻想 /178
朱意萍	赫·雪·十七岁 /183
丁小希	滑铁卢的辣椒红了 /188
吴冬梅	四个夜叉的故事 /195



金 鹏	后来的事 /202
刘贝林子	游戏 /213
杨 蒙	那时花开 /222
姜 滢	原味咖啡 /228
李慧宁	夏天 /235
方 家	十年 /245
常为娟	心非所属…… /253
冯 宝	最大的希望是自由 /260

三分之几的夏天

杭州高级中学高二

祝 容

夏天不那么长，三个月而已。

他们的故事不那么长，一个夏天而已。

但上帝给了夏天这样的奇迹……

他说他叫杰西。至少她是那么叫他的。

缘由吗？很少有人说得清楚。

也许是因为他喜欢那个太阳落下的方向吧。

也许根本是没有原因的。她告诉自己。

她的名字是苏。

是的，他确定，她是叫苏而不是姓苏。

有区别吗？她问他。

声音从微合的双唇之间流淌出来。

苏，安静的音节，他想。

苏见到他的时候是夏初。

苏的家和学校分立在城市的两端，这样一个夏天，苏的两点一线是要穿越大半个市区的。

朝六晚六，苏的作息表总是和六很有缘。这些时候公交车上并没有多少人，如果还有人和你天天同搭这样一班车的话，那么想不认识他真的很难。

于是苏就认识他了，很简单的。

夏天，杰西喜欢的季节，他去了那个他喜欢的城市。

光的晕圈让杰西的画笔疯狂，在这里，至少是在这里，他想他还是一个画家。

在环状线上采景，杰西偶遇她。

杰西承认这只是一次偶遇，没有什么具体意义的。

哪怕后来演变成了一次周而复始的遇见。

但他们依旧是遇见了，他又想。

除了旷课，苏是会遇到他的。

他倚在前排的扶手上，她坐在后面的座位上。

他画画，她看书。

日子趋于简单的惯性。

偶尔，目光交错，微微颌首。

同一站下车，她一字一顿地说再见，他简单地说一句拜拜。

他喜欢穿蓝色系的衣服，风衣似海洋，褶皱似波浪。及肩的碎发，不那么整洁地散着。

他信手在画板上涂抹，修长的手指优雅地舞动，留下了漂亮的图案。

他停笔抬头，铅笔在车窗上轻叩着，视线却总是停留在远方。

苏一次次忘了去配眼镜，所以她只能眯起两百来度的近视眼去感受他的每一个动作。

铅笔摩擦纸张的响声不很分明，断续地倾泻出来，从他那里到她那里，日复一日的。

她只是想，六月不仅开始于这个夏天。

杰西没有阻止自己等待她。

他想“沉溺”这个词并不过分。

环状线上一个多小时的颠簸以及一刻钟左右的遇见，杰西不想去计算这之间的差别。

六下钟声，六个脚步，她走过来。

微眯起眼睛，略带疲惫的笑容，然后走向车的最后一排，每天每天都是这样。

一种默契，是不用任何人的约定的，他想。

她有很多手链，用一根丝线串着石子的那种，不很精致，杰西听到它们细碎的声音。

她把玩着他的笔，白皙的手腕振动着，杰西看到它们好看的弧圈。

她靠在最后那扇玻璃窗上背课文，那些悦耳的音调抑扬顿挫。

当人陷入某一种依赖以后是无法自拔的，杰西想。

尤其是他不知道他正依赖着她的什么。

六月的阳光，利落而清爽。

苏的任何一堂假期补习。

上车，环视，对上了他的目光，不清楚自己想了些什么，然后苏坐在他身边的位置上。

某种程度上，苏是羡慕他的，她的目光无法从他的画上移开。

“咖啡是会让热中毒的。”他第一次说那么长的句子，苏吓了一跳。

苏抿了抿嘴，似乎是不置可否的表情。

“画家的感觉是敏锐的。”略显凌乱的头发滑过眼际，星辰般明亮的眼睛，苏的不屑是无法使他生气的。

“尤其是对同类。”他又说，很干净的声音。

他了解她似乎总比她了解他多，很拗口的想法。

也或许他是不需要被了解的，像他漂亮的画一样，被欣赏就够了。

不出于什么，苏侧了侧头，对他说这些。

车子颠了一下，几缕长长的发丝从发卡里逃逸了出来，掩住了苏的目光。

视线的缝隙里，很浅很浅的笑意浮上了他的侧脸，苏几乎以为那是她的错觉。

苏的形容词很匮乏，她只能说他有她喜欢的热咖啡的感觉，柔和的，充满了朝阳。

非要用一个词形容她，杰西认为只有“清澈”是合适的。

“喜欢热咖啡的味道，这种喜欢是戒不掉的。”她扬了扬头说着，“也就是说我已经中毒了。”

杰西记住了她含着笑意的样子，她的清澈无所不在地溢了出来，让人倾心。

杰西不认为她是该喜欢咖啡的，他只是没有去反驳。

他想当那些褐色的粉末沉淀下来，她依旧是她。

杰西给她画素描，她安静地低着头看着。

他让她看他的画，她的长发顺着她低头的方向落到他的手臂上，一丝一丝的。车窗边的风逐一挑起它们，阳光为它们镀上了

炫目的金黄。

“你给了我好多好多惊讶。”她说。

“那很好啊，也许那是我可以给你最多的了。”润了润干燥的嘴唇，他说。

“那最少呢？”苏问他。

“快乐吧。”

光从他身后漫进来，在他的发梢上转了一转沉入苏眼里。

如果不是他那一瞬间的沉默，苏是会告诉他的，在她不清晰的一瞥里，他有着灿烂的光芒。

“因为你不是小丑，你是画家嘛。”带一点调皮，她笑开了。

杰西挑了挑眉毛，答案不是他预期的，但，是个好答案。

车窗挡不住夏天的明媚，他也笑了，也不记得这个表情多久没有从心里绽放出来了。

从未开始的开始。

六月，夏天的三分之一……

苏逃了补习课陪他去写生。

他把画板支在车站的角落里，然后他们观察着那些车来人往。

或许只有他是观察，苏只是张望而已。

没有人的时候，他的目光长久地隐入画布中。

“不去上课真的不要紧吗？”也不抬头，他问苏。

不说话，苏挤着他的颜料玩，他的画笔也没有停。

他们都在专注着自己手边的东西，那是因为他们都不期待那

个答案吗？苏不知道。

他的纸上留着苏乱涂乱画的印记。

“赶得上抽象画了。”他说。

他开心的时候有很闪亮的东西融入他眼中，分不清是光的缘故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苏一厢情愿地把它解释为包容。

街上的尘埃很多，苏躲在他身后看着灰色飞扬开来。

出其不意，苏去抢他的铅笔。

靠近他头发的一刹那，阳光的味道弥漫开来，苏怔住了，只是那一瞬间，苏第一次觉得他是那样在她身边的。

走神一下，脚下失去了平衡，苏控制不住撞在他头上。

触到他的手，暖暖地覆在她撞红的额角上。苏的发卡在他手里，一寸一寸地蔓延出视线。

那是在七月的仰视之下，她分享了他的温度。

杰西在车站等她。

看到她的笑容里满是疲惫。

不那么和谐的，他想。

车子没有来，她趴在车站的栏杆上，眯起眼睛望着太阳。

“对眼睛不好的。”他说。

没有回眸，她只是简单地用手去拨开了光的缝隙。

明亮漏过来的地方，影子勾勒的地方，都那么错落有致地漫开来。

杰西无法说出任何一个可以描绘她的笔触。

一幅一幅地萦绕在杰西心里的这些只是风景吗？

“现在，真好。”她说，懒懒地后仰，手臂自然地垂着。

有什么东西是只在他们之间的。

蝉鸣声若隐若现，杰西几乎忘了那是燥热盛夏了。

那是在七月的俯视之下，他找到了属于他的画。

苏学会了翻墙，为了能逃过自习在六点钟路上车站。

也不明白为什么，似乎只是遵循了一种习惯而已。

苏是慵懒的人，一旦她习惯了什么她就不想要去改变。

苏偷拿他的铅笔在她的笔记本上画些不知所云的画。

苏拿给他看：“好看吗？”

他不说话。

“很难看？”苏咂了咂舌。

他还是不说话。

车子急速滑过桥的顶点，他回头向她笑了，突然失重的感觉。

在重重地撞向地面之前，苏想他笑的样子真好看。

嘴角的一面挑一下，眼廓压一下，一点点桀骜，都不很过分的。

苏很想拉过他的手放在额角，上次撞到的乌青已经褪了，只有那些温和的触觉还在徘徊。

日子就这么过下去，苏乐此不疲。

采景结束了，夏天变得很热。

杰西很难再为坐公交车找到理由，也许他需要更多的颜料，他想，然后他依旧走了上去。

他不记得自己桌上的颜料和家里来的催促信是一样多的。

他想他只是缺少那些属于她的颜料，很纯粹的色泽。

她向他挥着手。

她的眼睛笑成细细的一弯，说着：“我知道你是不喜欢我的

画的，不然你们画家还混什么。”

杰西想，这次她真的错了。

她那一颦一笑的色彩是任何人都比不上的。更何况他这个蹩脚画家呢。

商店，他们下了车，她说她要去吹空调，顺便帮他挑颜料。

很好的借口，只是不知道哪个更重要一些，杰西笑着问自己。

她问：“喜欢黑色吗？”她还是用她的头发靠着杰西的肩膀，冷气吹过来，发丝一起一伏。

“还好。”

“我很喜欢，知道吗，那是你的眼睛的颜色。”她自己先笑开了，“我好像在说废话。”

临走的时候，杰西买走了所有黑色颜料，他只是没有说她的头发也是这个颜色的。

苏是不喜欢雨天的，让眼睛潮湿的天气。

苏还是去了补习班，当老师找到她以后，这一切就很难改变了。

九下钟声，街角，苏错过了末班车。

空荡荡的车站，苏只是奇怪她的失落还是可以复加的。

如果他在，那就是奇迹了，她想。

而他又总是在给她奇迹的，回头之后，她又想。

“苏。”他这么喊她。雨水噼里啪啦打下来，敲击出夏天的节奏。

“我画夜景去了，一起回去吧。”他说。

苏不记得她是不是说过他的声音里有这个雨夜的沉寂。

苏学着 he 那样融入站台的阴影里，悉心数着铺天盖地的雨

帘。

既然是铺天盖地了，苏自然是数不清的，她只是陶醉着。

什么时候起，苏的世界里只剩下这个站台而已。

“它们在演奏着天地间最美妙的音乐。”苏说。

“如果是画家，他是会说它们描绘出了天地间最美好的风景。”他说。

“只是我什么也不是。”苏苦笑了一下。

偶尔有车灯划破寂静，流淌过他执画笔的手，那份明亮映射出他眼中的荫翳。

相遇中有过几次雨天。

杰西还记得她在雨天说过她的故事的。

“生了一场大病，嗓子就坏了，后来就放弃学唱歌了。”雨下得很大，她把整个人都蜷缩入车站的一角。

画板遮住了她的身影，杰西没有刻意去追寻她的目光，但他依然感觉到它们迷失在了雨的尽头。

“还会想唱歌吗？”他后悔那么问她，他想自己真是很残忍的。

似乎是认真想了一下。“想的吧。”她说，“只是那是很遥远的事情了。”

“如果哪一天他们不再遥远了，告诉我吧。”

“用歌声。”他说，“你要唱给我听。”

英挺的侧影，修长的手指漫不经心地拨弄着几许长发，隐约的雨色覆住了他的脸侧。

他在说他的故事。苏只是听到几个片段，没有多问，她可以把他的忧伤看得那么清晰，那就足够了。

“你会一直是一个画家的。”她走过去靠在他的左手上，画笔掠动的起伏传递了过来。

“很快就画好底稿了。”他说，“画总有一天会画好的。”

漫天漫地的雨丝打入夜里，很浓很浓的迷离。苏在心里笑了，直笑到泪花闪闪。

杰西靠在楼梯的转角里，借着昏暗的路灯望着她。

他们是这么冒雨跑回来的。

她把脚搁在台阶上，雨点一串串打下来，浸湿了一片。

发丝透着凉意贴在脸上，不很舒服的。

杰西看不清她，她的身影好像那么远那么远。

当画家的最后两个月，家里的催促信堆满了桌子。

扎入雨帘，杰西用手揽住身后的画板。

继续发展的发展。

七月，夏天的三分之二……

苏请他喝咖啡。

苏家的阳台不很高，砖块的空隙，不很亮的光线，苏的视线止于一个模糊的轮廓。

略低头，一手扶着画板，一手架着画笔，路灯下，夜色为他涂上暗色。

有时候苏更觉得那是一种倦怠。

苏知道他的时间不过是一幅画而已，当这幅画完成之后，他就要回到他的城市里，面对他的命运去了。

或者他也该回到界限的那一边去了，苏想。

毕竟他只是这个夏天的画家，到了秋天，这就只是一种逃跑

了。他对苏说。

苏静静地听着，忘了去回答。

他的语气很淡很淡。

他手中的线条很深很深。

苏分不清哪一种才是真实的。

啪的一声，电水壶的开关跳掉了。

她撕开速溶咖啡的包装袋，可可粉的香气小范围飘扬了一下。

一墙之隔，杰西放下笔，聆听着。

夜空很开阔，勉强能找出几分星光。

墙的那一边安静了下来。

也许她也像自己那样靠着，忽略了墙上的灰尘，只是乏力地仰望天空，杰西猜想。

他没有回头去确认这一点，本来这就是不必要的。

“比较小资一点，我想磨咖啡喝，现在。”她说。

“可惜很多事是不分想不想的。”杰西费力地牵动一下嘴角，笑出来的声音很苦。

咖啡沸腾起来，循着热气，苏竭力举着脖子。

朦胧中，她想起以前看流星的事。

只是那样一个转瞬即逝。

就好像他们之间一样，车站里擦肩而过，不会比流星更长一些。

这以后甚至什么也不会留下，连哀痛也没有。

“记得那个雨天的话吗？”他问。

苏伸手去拉他的铅笔，轻巧的牵制力传过来，她用力地摇晃